

驼梁的农家院

当霞光洒向驼梁时，空旷的山谷升起缕缕炊烟，袅袅上升，与天空的云烟汇合成朵朵白云。这正应了唐代杜牧《山行》诗中的意境——“白云生处有人家”。我眼中的“人家”，便是河北省平山县驼梁景区周边的农家院。

农家院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驼梁的开发。驼梁是太行山中段东麓的一座高峰，位于平山县西北部，处于晋冀两省交界处，距离省会石家庄138公里。因山顶形状像卧地的骆驼，故名驼梁。驼梁峰海拔2281米，四周群山环抱，山峦蜿蜒起伏，云雾缭绕，苍茫无际。驼梁峰屹立其中，这里松柏参天，山花烂漫，泉水叮咚，瀑布高悬。炎夏，驼梁气温宜人，空气清凉，是天然的大氧吧，实为休闲避暑的好地方。由于历史条件

的限制，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，驼梁才开发利用。

驼梁开发后，游客日渐增多，特别是周末，景区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后来，北京、天津等外地游客也纷至沓来，络绎不绝。此时，景区有限的几个宾馆远远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，于是，周边的农家院应运而生。

起先，村民把自家的房屋腾出几间，收拾干净，再做几条新被褥，垒起新锅灶，办起了家庭旅店。因其收费低，服务好，深受广大游客欢迎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原有的家庭旅店已不适应旅游业的发展。于是，本世纪初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，在村委会的具体组织下，驼梁周边的村民，不仅翻盖了老宅的旧屋，而且选新址建造了标准较高的农家院，游客旅居更加舒适方便了。

农家院依山势而建，错落有致，层次分明。一般农家院多是二层小楼，约20个房间，可容40名左右游客。在层林和云雾的掩映下，农家院如海市蜃楼，似飘渺仙境。

走进农家院，房间窗明几净，被褥整洁，网络畅通，并配备了热水器、电视等设备。在饮水方面，家家户户打了机井，并经专门机构检测，确保井水质量。所用食材，除肉类在正规商店采购外，蔬菜多是自家种植的，还有一部分是从山上采摘的野菜，是真正的“纯天然无公害”。村民淳朴实在，变着花样做饭菜，尽量让游客吃好吃饱。

为满足游客休闲娱乐的需要，不少农家院备有棋牌、乒乓球、音响等设备。晚饭后，唱歌爱好者或汇聚在门前的山坡，或聚集在院内的凉棚，尽情地

歌唱，尽享快乐时光。

我和老伴多年在驼梁避暑，深深地感到，驼梁农家院的魅力不单是优美的环境和良好的食宿条件，更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每一个农家院都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。老板把游客当作家人，游客把农家院当作自己的家。改善生活包饺子，大家一起动手，上山刨土豆、挖野菜，大家争先恐后。游客遇到了困难，老板全力相助。记得那年，景区接连下了几天暴雨，夜里突然山洪爆发。为了安全，当地政府调动几十辆大轿车组织游客撤离，游客也自发地组织起来，扶老携幼，有序上车。直到天亮，游客全部安全撤离，那场面着实令人动容。

愿驼梁的农家院越办越好！
王文生/文



一篮仙桃艳芳华 石峰/作

诗歌集萃

回老军营

王文福

那年参军扛起枪，
青春之歌多嘹亮。
今天回到老军营，
多少往事涌心上。
半个世纪一挥间，
无悔此生献国防。
祖国强盛我渐老，
欣逢盛世幸福长。

夏雨随想

段银贵

夜降甘霖惊梦乡，
风吹田野送清香。
土肥时雨禾欢悦，
稔岁农家笑脸扬。

咏荷

梁运强

夏季炎炎酷热风，
绿塘十里溢香浓。
朝天莲叶千层碧，
摇曳荷花映日红。

夏日草趣

夏日，草木葳蕤，如毡如席的青青草地，是童年的我们恋恋不舍的游乐场。

在放牛或打猪草的空隙，小伙伴们跑到草地上恣肆打滚，翻筋斗，比谁滚得远、筋斗翻得多。这是男孩子们经常玩的游戏。矜持的女孩子们则安静地坐在草地边，以柳枝或藤条为架，用各种各样的草编织草帽，戴在头上来可以遮阳，二来可以打扮自己。如果谁的草帽编得漂亮，就

会招来一群调皮的男孩子们抢夺。追逐打闹中，女孩的脸上便增添了几分得意。

我们百玩不厌的保留项目，还有一个叫“撕方”的游戏，它的道具是一种四四方方、有四条棱的植物，我们都叫它“四棱草”。将四棱草掐头去尾，从两端错位撕开，根据错位的程度和打开的力度不同，就会形成不同的几何形状，最常见的有三角形和菱形，复杂一点儿

的还会撕出双三角形和双菱形。谁撕出的形状越复杂、越漂亮，谁就是胜者。

草地上最刺激的游戏自然要数滑草了。找一片长满草的斜坡，坐在坡顶上，由小伙伴用力往下一推，就能像坐过山车一样飞快地滑到坡底。这样的游戏往往因为有的草尖而硬，有的草带刺带芒，有时会把衣服挂挂，有时会把手脚划出一道道血痕，有时衣服上还会沾

上五颜六色的草汁和泥土。有的小伙伴为了避免衣服弄脏划破，回家挨打挨骂，专门脱下上衣，挽起裤腿，但这样皮肤就更容易被划伤。尽管这样，小伙伴们仍然乐此不疲。

多年后，我们一家人去了一家专业滑草场，坐上人工滑板，沿着设计好的滑道，体验在修剪整齐的人工草场滑草，却完全没有了儿时滑野草的乐趣。

袁仁成/文

故乡的老井

“天，快来看，这里有水井！”上周末我去古镇游玩，走到一个转弯处，听到一声呼喊。顺着声音望去，一口手摇老井映入眼帘。我不由自主地走过去，伸手转动那个摇把，吊桶缓缓伸入深不见底的井口。“咕咚、咕咚”，水桶装满了，打捞上来的不仅是清澈的井水，还有我尘封的记忆。

故乡的村口也有一口老井，无论春夏秋冬，都水源充沛。在没有冰箱的年代，那口老井就成了天然冰窖。在夏日，我和小伙伴们常丢一个西瓜进去，等玩累了，捞出一刀切开，那瓜瓤鲜红欲滴，清甜中带着井水的凉意。“好甜呀！”“真冰呀！”分到西瓜的孩子们边吃边赞叹。有时，我们还会在瓶子里放粒冰糖，再灌满井水轻摇，转瞬之间，一瓶自制的“冰泉甘露”便做成了，甘甜清新之气溢满唇齿，余味悠长。

到了傍晚，井畔是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妇女们围坐井边，一边捶打着衣物，一边唠着家常。张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了、李家又添丁了、王家的喜事将近了……都是她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直到夜色悄然降临，她们才依依不舍地挑着水桶归家。辛苦挑回来的水，用着格外珍惜，洗脸水屯着拖地，洗脚则用大盆。父亲总让我和母亲先洗，之后他再洗。我调皮地用脚趾头挠母亲的脚心，她怕痒，

“咯咯”地笑不停。那时的日子，虽然简朴，却充满了温情与欢乐。

喝着清冽井水的我，一天天长大。大二那年，听父亲说，村里安装了自来水管，不用再去村口打水了，我听了非常高兴。大学毕业后，我经历了几次实习，都觉得待遇太差，就决定先回家过渡一下。可在家待了两个月，还是没找到心仪的工作，我越发烦躁焦急。那天突然停水，父亲找出木桶，让我陪他去老井里打水。走到村口时，只见井盖上落满树叶，井口斑驳，我寻思着两年没用了，还有水吗？父亲已经压下水泵，一股清澈的井水喷涌而出。他望着井水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这口井啊，当初全村人一起找好位置后，齐心协力地挖，挖得越深，水就越丰沛、越甘甜，这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！”回家的路上，我慢慢明白了父亲话里的深意。

两周后，接到入职通知的我，决定从底层开始历练，一步步夯实基础。我相信，只要不断地深耕，定能触及到那最深处的甘泉。

那段关于老井的悠悠岁月，一直深藏心底，温暖着我。父亲的教诲，也伴随着我，在荒芜的土地上，开出了绚丽的花朵。

吴永谷/文



根深叶茂

赵占魁/书

